

设局

走出电梯间,楼层低矮,夏克明顿感压抑。他跟着姚珍爱向右拐。头顶上,石棉天花板已显暗旧,方方正正地嵌在铝条框中。透过磨砂的塑料隔罩,白炽灯管散发出无精打采的光芒。远处墙上狭小的灯箱,灰蒙蒙的好似墨镜黯然无光。及至近前,才看出“安全出口”的字样。刚走过卫生间,从天花板凹陷的灯罩里传来镇流器“吱吱”的噪音,头上的灯管扑闪几下,黑了。夏克明仿佛得到不祥的暗示,猛地回头,扫了眼身后空空荡荡的楼道。他们经过几扇黑洞洞的公司玻璃门,来不及定睛细看,已匆匆擦身而过。

姚珍爱黑色锥形的鞋跟儿细细长长,敲击着豆绿色玻化砖地面,发出暧昧撩人的勾魂声,回响在寂静的楼道里,清脆异常。她的臀部被短裙紧裹,左右左右地凸显,夏克明涌起猛踹一脚的歹意。姚珍爱停住脚步,在拐角处的门禁上输入四个号码,猛地推玻璃门,门只微微地颤悠了一下。她“啞”地吸了口气,夏克明皱起眉头。“我是来做爱的,可不是来做贼的。”他的目光离开门禁,借着楼道的光线,探头朝内细看,只见迎门的背景墙上“装饰工程公司”几个金字。

门锁发出的声音像人急促的轻咳。姚珍爱果断地推开玻璃门,夏克明侧身跟进去,转身合上大门。远处,闪出一个保安,身穿灰色制服犹如出土的兵马俑,戳在那里注视着他们。黑暗中,姚珍爱的影子向前快速移动。“这是哪儿?开灯啊!”夏克明感觉自己好似走进黑黢黢的洞穴,影影绰绰中随着她停下脚步。姚珍爱在漆皮黑包里窸窣窣地摸着。当夏克明沐浴在一片光亮中的时候,眼前是个俗不可耐的铜鼎,摆放在宽大的老板台中。椭圆形绿油油的玻璃镶嵌在圆鼎的肚脐上,好似丑八怪脸上的眉心痣。

姚珍爱面色潮红,双眼亮晶晶的,白嫩的细手为自己脸颊扇着微风,又在轻挠发梢间,飘送给她一个带着笑意的眼神,黑包顺手扔在磨砂的黄色牛皮沙发上。“这是哪儿?”夏克明又问了一遍。“你猜猜?”姚珍爱轻轻撩起裙摆,坐到沙发上,显得格外娇小。露出挑逗的神情,故意避而不答,存心拨弄着夏克明的好奇心。一米见方的“钟馗捉鬼”图镶在棕色木框里,实拍拍地紧贴墙壁悬于沙发之上。钟馗捧着黑楂楂乱糟糟的胡子注视着夏克明。他感到肾上腺分泌液被有效抑制。姚珍爱侧身仰头,对着钟馗露出厌恶的神情。“这他妈是哪儿?塑料的!”夏克明掂掂手里的铜鼎,虽然硕大,但屁轻屁轻的。

姚珍爱起身,走到大班台后面,从抽屉里翻出个粉色避孕套,“天然橡胶的,比大大小!”“问你呢,这是哪儿?”夏克明有点动气了。“办公室,我老公的。”随着她的回答,扔过来的避孕套掉进了铜鼎中。“我靠,太刺激了!”夏克明一屁股坐在身前的黑色扶手椅里。“害怕了?”姚珍爱绕过大班台,踩着一字步,缓缓地贴上来,双手托起夏克明冷峭的脸颊,黑丝袜包裹的大腿插入他的两腿之间。“我不怕,我害怕。”夏克明一手环抱着她的细腰,一手揉捏着姚珍爱胸部挺拔滚圆的肉弧。她灼热诱人的双唇压了上来。

“咣当”一声异响,姚珍爱忽地直起身子,夏克明从她的上衣里抽出手也迅即站立,硬硬地推开她。两人对视了瞬间,夏克明的眼珠转动了两下,凝神静气分辨着刚刚惊扰之声的音源。“是隔壁?”夏克明说,姚珍爱脸色泛白,抻平上衣,轻轻滑步到房门前,门缝开启了一道黑线。夏克明猛地拉开门,推开姚珍爱,站到门外。他还未看清眼前的一切,一团黑影蹿到面前,小腹凶狠地猛踹一脚,身体似被迎空抛起的石块,瞬间失重。尖利的痛感似电流喷射全身。夏克明张开双手,向后快步跌去,身后的大班台硬硬地顶住他的后腰,忍住被桌沿硌得火烧火燎的疼,勉强起身站稳。

惊恐中,长着豹眼的小个子走进光亮里,朝他逼过来,夏克明趁着姚珍爱上前阻挡小个子的间隙,强忍剧痛,快速调整位置,站到沙发前。“龟孙出来,外面宽敞!”小个子大吼道,拨拉开姚珍爱,自己先退了出去。“我老公。”姚珍爱看着夏克明,嘴里咕嘟着。夏克明迟疑片刻,擦擦拳头跟了出去。“朋友,开灯,商量个说法行吗?”夏克明盯着眼前只到自己下巴的小个子。“打你龟孙,就是说法!”夏克明挡开近至鼻尖直拳,右下巴袭来的剧痛却覆盖了全部的知觉。他摔倒在地,脑袋里像装了四个螺旋桨,嗡嗡作响。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闷响,眼眶肯定被踢爆了。他紧紧抓住最后一线尚存的意识。

“跑!快跑啊!”是姚珍爱的喊声。夏克明借着屁股上挨了一脚的助力向前扑去,奋然起身,踉踉跄跄地奔逃。门好像变换了位置,已近在咫尺,他却怎么也拉不开,眯着眼努力细看,操他妈!不是门,是门,是一个展示柜的大玻璃门。身后重重的脚步声裹挟着高跟鞋的声音,相互间杂沓缠绕。“你怎么这样啊?算了!”“靠类(你娘了!)”夏克明瞥见楼道里惨白的光芒。他磕磕绊绊地扑过去,重重拍击墙上的门禁开关,夺门而出。身后传出姚珍爱的叫喊声和小个子带着河南口音的咒骂。



文图无关

黄金炒家夏克明是金融圈的怪才,他以与地下炒金公司疯狂对赌为职业,点石成金,身家过亿。老板牛守礼慕名而来,处心积虑拉拢夏克明当他的印钞机。夏克明约会初恋情人米安琪,无意中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失忆症。在女医生柯小微精心呵护下,他的病症逐渐好转。牛守礼因夏克明不肯听命于他而暗设陷阱,骗得夏克明倾家荡产。恢复记忆的夏克明彻底绝望,新仇旧恨要一起算,煞费苦心地伪装成精神病人,走向疯狂报复的绝路……

红尘颠倒

淅淅沥沥的雨水打花了车窗玻璃。夏克明焦躁地望着阴郁的天空,云层越来越厚,越来越黑,车内更加幽暗了。狭长的车流仿佛是筋疲力尽的伤者挣扎着缓缓前移。他乞求手机千万不要响,不要响——担忧米安琪突然来电取消约会。这么多年过去,你变了多少?她会不会早已发福?脂肪充盈了腰胯间迷人的弧线?不会的!米安琪一定风韵正茂。久别重逢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夏克明的念头如四射飞溅的火星。经书说:人每日有一万多个念头。他原来不信,此时此刻,深信不疑。

四周的一切瞬间被出其不意降临的黑暗一口吞噬,像没窗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。“我靠!”出租司机发出惊叹,大街上顿时辐射出一片魔幻般的鬼魅,红灯、绿灯、黄灯烁亮闪闪,似妖怪的眼睛。他闭上双目,看见少年的自己飞步跑出楼门,在黑黢黢的空地上仰起头,张望着米安琪黑洞洞的窗户,心在锥痛中缩紧,耻辱的震颤令他窒息,窒息中潸然留下冰凉的泪。突然而至的影像,使他呼吸急促,额头渗出溘溘的冷汗,夏克明迅速睁开眼,努力摆脱这白日的噩梦。出租车停在路边的时,风车推着积卷的云一路向西,暗室的房门似乎被重新开启,四周渐渐露出光亮。

半年以后,夏克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偶然回想起今天相见的一幕,记忆的底片很多都被曝光,挑挑拣拣勉强拼凑几幅模糊的画面,而见到米安琪最初的刹那是怎样的情景,他却是一笔刻不忘。酒楼门口,俩人瞬间的对视,还来不及掩饰已匆匆躲避。米安琪眼光中没有丝毫的激情与暧昧,只有脸上从容大方的笑,笑得他失望和不自然,笑得他忽视了她依然保持的迷人曲线。雅阁里,俩人坐定后,米安琪微笑着注视着他,好像在安抚他刚刚若有所失的怅然。夏克明将菜递推给她。米安琪要了条清蒸石斑鱼,他点了宫保鸡丁。“记着你请我吃宫保鸡丁吗?”夏克明问。“还说呢,你把我气哭了。当时真希望有块鸡骨头把你卡死。”

夏克明笑了,好久没这么由衷地笑了。对面的米安琪在和他一起笑,笑得有点傻,短袖淡蓝色的丝织短衫绷紧隆出的胸部,领口别着枚玳瑁贝壳别针很是精致,纤细的黑皮表带着藕白如脂的手腕透出优雅的气息。“你为什么请我吃宫保鸡丁?”夏克明问。“可怜你呗,你妈把你额头打出一道大口子。我的记忆还可以吧?”米安琪细细地挑着鱼肉。“我妈为什么打我?”“因为你上课要流氓。”米安琪咯咯地笑起来,用筷子指着夏克明说:“你那时候太坏,每天上课看小说,看累了就对旁边的女生毛手毛脚耍流氓。”“我是流氓,而且是用情专一的流氓,好像只对你毛手毛脚。”米安琪红了,嘴角闪现过夏克明往昔熟悉的笑意。他把手伸过去,“久别重逢,应该握握手,来补上。”

米安琪笑盈盈地递过去半截儿筷子。夏克明抓住她握筷子的手,筷子被他另一只手轻轻抽出,夏克明揉捏着米安琪的小手,一时忘情,似水绵软有形无骨的感觉让他浑身绷紧。“松开吧,人老了,手也老了。”米安琪说。“我记着你原来没这么丰满呀?”夏克明冲着米安琪隆起的胸部努努嘴。“知道许晴怎么说吗?”夏克明摇摇头,米安琪话未出口,自己先忍俊不禁。“她说同学聚会时,你就像走错了门的土老帽,露了一脸谁也没理,懵懵懂懂的转身走了。”“许晴太夸张,替我转告她:这是女人步入老年的征兆,至少我向她要了你的电话。”

米安琪低头不再吭声。“你怎么没去?”夏克明问。“老公不让我去。”米安琪说。“怕你碰见我?”“我老公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他是担心我的初恋死灰复燃。”“他有先见之明,知道你一直是堆干柴,就怕被我点燃。”米安琪含讥带讽地说:“我真羡慕你,自我感觉老这么好。你不是我的初恋好吗!”夏克明像被人迎面拍砖,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她,米安琪不像开玩笑。“谁是你的初恋?”夏克明问。“李鹤鸣,咱班长。”米安琪平静地扔出一枚炸弹。

夏克明排除万难,昏头涨脑地快速检索着那张脸——一副眼镜后面藏着超龄城府的双眼,刻薄的薄唇上挂着虚伪的笑容,篮球场上摆姿弄态投篮。“李鹤鸣是你的初恋?我靠,那我算什么?”“高中毕业前,我要不是和他纠缠,本来可以考上第一志愿,那时你都退学走了。”米安琪说。“篝火晚会那晚上,我们在楼道里接吻,你敢不承认?后来回家的路上下起大雨,你躲在我雨衣里,咱俩紧紧地搂抱在一起,不记着了?你家楼门口,我抱你上楼,你还赖着不肯走?”夏克明觉着自己的嗓子哑了,脸颊烧得烫手,他再也无法掩饰,盯着脸上同样铺满红晕微启双唇的米安琪。

“我承认,你确实让我心跳过,我也喜欢你说话,觉得你有意思,甚至你要无赖,我也不真和你计较,但你不是我的初恋,那对你不是坏学生,我不可能和你发生这些。夏克明,你记错人了。你怎么会?我想起来了,篝火晚会我和许晴在一起,而且是我俩一起回家的。”“不敢承认就算了,犯不上拉个死党做证人,就算我自作多情的梦幻吧。”米安琪低眉垂眼赌气地鼓起腮帮,夏克明舔舔干燥的双唇。他一直顽固地认为,男人是否真爱一个女人就看她生气时你是否会厌恶她的冷脸,而米安琪生气时的模样夏克明一直觉着令人怜爱。当年高中上早自习,夏克明总恬不知耻地上米安琪帮他做没写的作业,只要她胆敢狠狠地把作业本摔回来,他接着就把本子丢给前面的许晴,每每此时,米安琪便是跟前这幅小样。

“你嫁了个什么好人家?”夏克明问。“相貌英俊,身材高大,特别细心顾家。”米安琪说。“事业平平的花瓶大都如此。”夏克明山山地说。“我老公事业非常成功,他是MBA、国企高管、高尔夫俱乐部的理事长。”米安琪有如大地回春,心满意足之情溢于言表。“肯定不是游手好闲的混子。”此话出口,居然看着夏克明露出了笑意。“你的初恋李鹤鸣是个游手好闲的混子?”夏克明歹毒地问。米安琪笑吟吟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是指你,许晴说:一看就知道,你还是个游手好闲的混子。”

俩人一前一后走出餐厅,雨又下大了,豆大的雨点砸在水坑里溅起一个个水泡。米安琪神色黯然,视而不见的眼神有点恍惚,茫然地望着街边熙来攘往的人车。夏克明心存内疚,很想说点什么逗她一笑,以弥补结账前那几句刻薄恶毒的反唇相讥。但内心像冒着白烟的灰烬,涌动着有心无力的沮丧,默默地为她拉出租的车门,一起坐进去。车拐了几个弯,停在米安琪单位写字楼下面。她看都不看地掠过夏克明,匆匆含混地说声:“拜……”头也不回地跑进雨中。

夏克明脑子里极力回忆自己高二上完没有?思绪的管子好像被屎堵住了,只有一个画面在脑海里不稳定地晃动——他拎着车挎包摔门冲出教室,看见操场上满地的新雪。同时,他也无法记起自己是如何进入米安琪的家,只记得一张整洁的钢架单人床,铺着平整洗得泛白的蓝底粉色碎花床单。紧靠窗口的书桌,桌面上压着玻璃板,里面有米安琪小时候的照片,挤出笑假装幸福状。我非礼米安琪了么?我是因为这事被退学的么?怎么记不得了……脑门上的热汗流过脸颊,他不愿再往下想。

操盘手的伊甸园

过了很久,夏克明赤着双脚,心有余悸地走进卧室,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……“亲爷,现在刚凌晨四点多,吃宵夜晚了,吃早饭?太早,让我再睡会儿好吗?”曹剑梦呓般说着。“少废话,20分钟后篡街见。”夏克明挂了电话。

两人闷声不吭,埋头大嚼大咽,稀里呼噜的吃喝中风卷残云般扫光了桌上的盘盘碗碗。服务员又端上来一屉小笼包。“你丫失恋了,又让米安琪耍了吧?”曹剑撇溜着嘴里的半个包子。“曹爷倒是面带桃花,哪块盐碱地上播种插秧呢?”夏克明问。“情种都有一劫,命中注定,躲不过的桃花劫。米安琪就是你的劫!”“说你自己的孽缘。看你暧昧的模样肯定有事。”夏克明说。“我和姚珍爱又好上了。”曹剑低下头。夏克明着实被惊着了,目瞪口呆地盯着他。“我们三人挺投脾气,她老公其实也不错,还让我在他的建材装饰公司做总助呢。”曹剑咽了口唾沫。“他老公叫什么?”“曹建设。”曹剑话一出口,先笑了,夏克明愣了下,也大笑起来,连连说:“我靠!还是本家兄弟,逗,太逗了!”“曹建设搞建材装饰确实厉害,北京几个大房产公司都是他客户。跟他还真能学点东西。”

“我看你丫是玩昏头,快挨抽了。”“得!咱不提这段了,说说你的旧爱难割,死不悔改,让我也乐乐。”曹剑说。“我?嘛事没有,你还是找姚珍爱和你本家兄弟叠床架屋爽去吧。”“再问你一遍,说不说?不说拉倒,憋死自己,乐死别人,”曹剑笑了,“快点说,给我一个救死扶伤的机会,给你断断。”夏克明真的双手合十,对着曹剑絮絮叨叨起来……“想知道诊断结果吗?米安琪不简单,她太了解你了,要想抓住你,得到你,就必须把你最珍视的东西打得粉碎,不惜和那个叫许晴的合谋串供,这样才能伤害你、折磨你、煎熬你,因为你是受虐狂,谁越虐你,你越起劲,越深陷其中不能自拔,俗称贱货。”

夏克明笑了,筷子猛地抽在他夹包子的手背上,小笼包掉落在地上。曹剑捂住手背,龇牙咧嘴地接着说道:“如果你说什么是,米安琪傻大姐似的顺着你说,此时此刻,你早觉着她索然无味了,还会如此牵肠挂肚欲罢不能?米安琪就是你的桃花劫。”夏克明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赞同。“把许晴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呗?”曹剑眨动着小眼,下流地说。夏克明的筷子又一次抽在曹剑红红的手背上,捡起的包子再次应声落地……

以后的几天里,夏克明没有出门。入睡前,总心怀忐忑地瞪着天花板发呆;白日子里,看着手机上米安琪的电话号码神情沮丧,长吁短叹间百无聊赖地拨通,瞬间又挂断了。如果不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作多情,如果米安琪心里也有他,依然会及这份旧情,米安琪就应该给他打电话。但是米安琪要是耍他,消遣他,他也用不着主动犯贱。夏克明不断暗自发誓:这一分钟,我就是想死你,也决不会上赶着缠你。夏克明转念一想,这不是曹剑说的自虐吗?我算是上了米安琪的道了。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又能怎么样?也犯不上如此自虐。踟蹰中,记起曹剑又说了:“谁越虐你,你越起劲,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,俗称贱货。”

手机无意间拨了出去,“哎呀!夏老弟,想死我了。”牛总喜出望外的话音,“这几天老想给你电话,可又不敢,怕你嫌我贫。黄金天天涨,200万本金已经赚得翻倍了,咱是不是该卖了?”夏克明傻傻呆呆地听着,电话怎么打给这个牛蛋了?彻底让米安琪玩晕菜了。“不卖,牛总,千万别卖,还能涨。”“好的,不卖。你来哥哥办公室看看,晚上咱一起吃饭,我今儿帮赌神放松放松。”牛总的邀请像给夏克明打开了困兽的牢门,他巴不得立刻换换频道,心里的米安琪快把他虐疯了。

一小时后,夏克明跟着大胸窈窕的女秘书走进大厦顶层牛总的办公室。进门是个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,女秘书扭到圆拱形的双扇雕花门前,轻敲两下,向内推开,一个浩大明亮的家具展厅映入夏克明的眼帘。20米外,牛总满脸笑态,正从暗棕色的书案后面站起,夏克明一时眼花缭乱,左顾右盼,浏览着各式古旧硬木家具。牛总指着几米外的棕红色条案说:“你看那是清中后期的,白酸枝八角条案,透雕手法,和明式的一比,明式家具又透出一副寒酸相,少了这种富贵。”夏克明走到巨大的办公桌前,细细抚摸着这堂色泽深、质地密、纹理细的硬木书案。牛总粗声大气地说:“紫檀的,看看书案的腿脚有什么特别之处?”“会议室就有。”牛总随口答道。“这叫一木连做,决不用小料拼接,要的就是外观色泽和纹理天然一成,用材厚重,够华丽吧?”

夏克明抬起头呆住了,迎面墙上暗黑色紫檀柜里一幅钟馗捉鬼图让他想到了什么。“喜欢吗?”牛总脸带微笑试探地问。夏克明点点头。“我叫人给你摘下来。”牛总豪爽地说。夏克明像刚醒过来似的,连连摆手推辞。“不是,不是,你误会了,我看着眼熟,记起别人的办公室也挂了幅钟馗捉鬼,长得都一个模样。”牛总哈哈大笑,“我喜欢钟馗捉鬼,因为意思好,透出那么股正气。对公司里搞阴谋的小鬼怪来说,我就是钟馗。这画今儿送你,能镇宅。”女秘书敲门探身:“牛总,曹建设来了。”牛总朝她点点头,夏克明盯着墙上的钟馗捉鬼连忙说道:“我去趟卫生间。”“会议室就有。”牛总随口答道。他加快脚步闪身出了房门,朝着会议室尽头走过去。从门缝里,看见小个子曹建设夹着鼓鼓囊囊的黑皮包径直走进牛总的办公室。夏克明惊异地暗叹:这世界真他妈小,他迅速扫视着华丽的卫生间,想找件合手的家伙,藏到楼下某个地方,重重地砸几下曹建设的后脑。但他什么也没找到。

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外面,四下张望着会议室,此时办公室隐隐传出牛总爆裂的怒骂,他凑了上去,“我他妈没见过美元,装什么孙子?干脆说,你还干不干?”门外响起高跟儿鞋声,他迅即抬起贴在门上的脸,转头和女秘书四目相对。夏克明走到女秘书身边说:“牛总正骂人呢?”女秘书审视着他,欲转身离去。夏克明又说:“牛总肯定不舍得骂你。”“牛总急了谁都骂。”女秘书说。“你骗人,谁舍得骂你,谁就是钟馗,没人味。”女秘书欲言又止,笑而转身,夏克明跟着她走了出去。

节选自《操盘手的伊甸园》
方向 著
作家出版社出版